

俄语动词любить与汉语动词“爱”的语义对比分析

王韶阳

哈尔滨商业大学 俄语专业 黑龙江哈尔滨 150028

摘要: 本研究运用莫斯科语义学派方法论与认知语言学理论,对俄语“любить”与汉语“爱”进行语义对比。研究表明二者均通过概念转喻机制扩展词义,即在情感认知域内建立多维联想关系。其差异性体现在原型特征:“любить”属情感动词原型,“爱”源于道德化情感范畴。虽存在核心义项对应,但“爱”的引申义项更为复杂,语义网络覆盖情感、伦理、行为三个层面,其跨域扩展能力显著强于“любить”。词义演变受制于语言系统的形态类型特征与文化认知模型,汉语分析语特性与俄语屈折语形态差异对语义增殖模式产生根本性影响。

关键词: 心理动词;词义引申;认知机制;语义对比

引言

俄语动词“любить”和汉语动词“爱”作为基本情感动词,在交际与文本中高频使用,其语义扩展轨迹具有心理语言学价值。二者虽共享“爱”的核心义,但在原型意义、情感色彩及引申义项上存在差异。

本研究基于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元语言精细描写法和认知语言学的概念转喻隐喻理论,系统对比两词的语义结构。前者侧重多义项内在关联,后者关注词义发展的认知机制,为解析两词在情感表达、心理态度及文化语境中的异同提供双重视角。

现有研究多单独探讨俄汉情感动词语义特征,但对“любить”与“爱”的系统对比较少。本文通过对比揭示其心理动词共性,并从语义扩展角度探究语言系统、语法结构及文化背景对词义演变的影响,以拓展跨语言情感表达研究维度。

研究任务包含两方面:一是通过语义描写厘清两词原型义与引申义的内在逻辑;二是分析其实际使用中的语义延展及与其他情感词汇的关联,进而探究不同语言文化下情感动词语义发展机制。

最终目标在于揭示俄汉情感表达的认知共性与差异,为跨文化交际与语言教学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一、情感动词

(一)情感动词及其语义类型

情感动词(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глаголы)用于描述情感反应及思维、认知过程,因数量众多、语义丰富,分类标准不一。学者多按语义功能划分,如胡裕树和范晓

区分为情感、意愿、认知、感觉、思维;丰竞将其分为感觉、情感、意愿、思维、认知、判断;徐睿和王文斌则提出情绪、情感、感知、认知、意动、使役六类。

基于上述观点,情感动词可分为:(1)思维动词,如“думать”(想)、“мыслить”(思考);(2)知悉动词,如“понимать”(理解)、“учитывать”(考虑);(3)信念动词,如“считать”(认为)、“относиться”(看待);(4)记忆动词,如“помнить”(记得)、“вспоминать”(回忆);(5)意愿动词,如“хотеть”(想要)、“надеяться”(希望);(6)情感动词,如“любить”(爱)、“волноваться”(担心);(7)心理影响动词,如“утешать”(安慰)、“мучить”(折磨);(8)心理表现动词,如“смеяться”(笑)、“плакать”(哭)。这些类别有助于解析俄汉情感动词的语义结构及跨语言比较。

(二)情感动词的多义性及其转用

在语言经济原则作用下,动词常具多义性,尤以情感动词为甚。其各义项伴随语义范畴、义素增减及类型变化,并在句法结构中体现题元增减或合并。由于思维、信念、情感、意愿等心理活动交织难分,情感动词的词义扩展尤为常见。例如,俄语“любить”除“爱”外,还可表示“喜欢”,反映从“强烈情感”到“轻微情感”的认知联想。此外,情感动词可转用为其他心理动词,如“любить”指“喜爱某物”,“想”则可由“思考”转为“思念”。这种转用甚至跨越语义范畴,如俄语“бояться”可表达推测义(如“Бояться, что он не придет”),汉语“怕”亦有类似用法(如“这个瓜

怕有十几斤吧”)。情感动词还可转用于其他类别,如汉语“会”由“理解”引申为“可能”或“擅长”,俄语“считать”亦用于推测(如“Я считаю, что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这些现象表明,情感动词在语言中广泛转用,不仅表达直接情感,还可通过语境引申认知与信念含义。

(三) “ЛЮБИТЬ”和“爱”的各义项

俄语动词“любить”的语义涵盖情感、意愿和信念三个方面。根据《俄语详解词典》(С.И. Ожегов)和《俄语积极词典》(Ю.Д. Апресян)的释义,可以总结出“любить”的以下基本义项:

情感义: любить₁表示“爱”,例如: Он любит свою семью. (他爱自己的家人。)

信念义: любить₂表示情感上的认同或支持,例如: Я люблю свою работу. (我热爱我的工作。)

意愿义: любить₃表示对某事或某人的强烈倾向,如: Я люблю путешествовать. (我喜欢旅行。)

情感转移义: любить₄表示思念或挂念,例如: Я люблю родных. (我想念家人。)

汉语动词“爱”的语义涵盖情感、意愿、信念、记忆和情感表达等多个方面。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和《辞海》(第七版)的释义,可以总结出“爱”的以下基本义项:

- 情感依恋(爱₁):表示深厚感情,如“我爱祖国”。
- 负面易发性(爱₂):表示容易发生(多指消极情况),如“铁爱生锈”。
- 价值珍视(爱₃):表示高度珍惜,如“爱才如命”。
- 习惯行为(爱₄):表示经常性行为,如“他爱迟到”。

由此可见,俄语“любить”和汉语“爱”的“爱”的基本义项在情感和意愿上基本相同,而其他义项则存在差异,尤其在表达情感、记忆以及情感转移方面的区别较为明显。

二、ЛЮБИТЬ各义项分析

любить₁ (情感依恋)

属情感动词,表示对生命体的深度情感联结,同义词为 обожать (崇拜)、симпатизировать (有好感)。

释义:某人X对对象Y产生持久、排他性的情感依附。

句法特征:

及物动词,直接接四格名词(人/动物)或动词不定

式(表关联行为)

常与程度副词(очень, сильно)或时间状语连用
例:

Мать любит дочь (母亲爱女儿);

Он любит играть с собакой (他喜欢和狗玩耍)。

语义扩展基础:该义项是 любить 的语义原型,强调情感的本质投入,其他引申义项均以“深度情感投入”为预设,通过隐喻或转喻扩展语义。

любить₂ (价值认同)

属态度动词,同义词为 ценить (珍惜)、беречь (爱护)。

释义:某人X通过情感投入,对Y的价值或存在表示重视。

句法特征:

Y体现为抽象名词(свобода, родина)或代词
常见于评价性句式(如让步从句)

例:

Он любит свою свободу (他珍视自由);

Они любят мир (他们热爱和平)。

语义分化:

信念义:融合认知评价(如职业价值)与情感(любить₁)

转喻路径:从“情感投入”(любить₁)到“价值判断”,加入“理性评估”义素

любить₃ (行为倾向)

属行为动词(口语色彩),同义词为 иметь привычку (有习惯)。

释义:某人X因长期重复行为Y而形成自然倾向。

句法特征:

Y体现为动词不定式或动名词

常含消极评价色彩(如 любить спорить 爱争论)

例:

Дети любят шуметь (孩子们爱吵闹);

Она любит опаздывать (她总爱迟到)。

认知对比:

与 нравиться 的区别: любить₄ 强调行为习惯, нравиться 侧重瞬时喜好

否定式差异: Не люблю опаздывать (否定习惯) vs Мне не нравится опаздывать (否定感受)

любить₄ (情感投射)

属情感转移动词(方言变体),同义词为 скучать

(思念)。

释义:某人X因空间分离而对对象Y产生持续性情感关注。

句法特征:

接四格名词(多为亲属称谓)

常与空间状语(далеко, дома)共现

例:

Я люблю родных(我想念家人);

Солдаты любят дом(士兵们牵挂家乡)。

语义机制:

隐喻扩展:用“在场之爱”(любить1)表达“缺席之思”

转喻路径:以“情感存在”转指“情感缺失”,类比汉语“爱”在“爱哭”中的反讽用法汉语动词“爱”的语义对比

三、“爱”的各义项分析

“爱1”(情感依恋)

与俄语 любить1语义基本对应,属情感动词,表示对人对事物的深层情感投入。句法上可直接接宾语或小句,例如:

“他爱祖国”/“我爱他诚实善良”。

据考证,汉语“爱”的本义为“仁爱”,强调道德层面的关怀(《说文解字》:“惠也”),后引申为普遍的情感依恋。与俄语 любить不同,汉语“爱”隐含责任属性(如“母爱”“爱国”),而俄语更聚焦主观情感本身

“爱2”(容易发生)

属倾向动词,具有口语色彩,类似俄语 любить4,但汉语多用于负面语境。例如:

“铁爱生锈”/“这孩子爱生病”。

俄语 любить4为中性(如 бумага любит гореть“纸易燃”),而汉语隐含消极评价,体现“情感→物性”的隐喻投射

“爱3”(珍惜)

属评价动词,与俄语 ценить(珍视)对应。释义为:某人X因情感投入而重视对象Y的价值。例如:

“爱才如命”/“爱时间胜过金钱”。

该义项通过“情感→理性判断”的转喻引申,反映汉语“爱”从情感到社会评价的语义扩展。

“爱4”(习惯性行为)

属行为动词,与俄语 любить4部分重叠,但汉语需依赖语境暗示习惯性。例如:

“他爱迟到”/“老人爱唠叨”。

俄语可通过结构明确(Она любит опаздывать),而汉语需借助副词(如“总爱”)强化习性特征,体现“情感→无意识行为”的转喻机制。

四、ЛЮБИТЬ与“爱”的多义网络及其阐释

俄、汉语中“любить/爱”的语义涵盖了情感活动的多个维度,它们的语义相似度显著,但也存在系统性差异。любить和“爱”词义引申的共同点如下:

(1)любить和“爱”的词义引申均以情感域为核心,在“情感体验”认知域内通过隐喻和转喻机制扩展。概念隐喻(如“情感即物理吸引”“关怀即情感投射”)是其共同的引申路径;

(2)两者同时具有情感动词、态度动词和行为动词属性,“喜爱”“关怀”“依恋”构成其共享义项;

любить和“爱”词义引申的不同点在于:

(1)любить原型意义侧重“对人或物的情感偏好”,而“爱”的本义包含“情感流动”的意象(《说文》:“惠也,从心夊声”)。这使得汉语“爱”早期即具有主动施予性语义特征;

(2)作为态度动词,“习惯性倾向”(如俄语 любить поспать)是любить的特有义项,“资源吝啬”(如“爱财如命”)是“爱”的特有贬义引申;

(3)“爱”通过语义泛化发展出社会规范义项(如“爱护公物”)、认知偏好义项(如“爱听戏”),其概念网络覆盖个人情感、社会伦理、审美选择三个层面,较俄语 любить更为复杂。

我们认为,以上异同反映了俄汉情感动词的认知共性与文化特异性。差异成因可归结为:

(1)词汇系统补偿机制的影响。俄语中 обожать, ценить等词承担了部分强度等级和评价功能,限制了любить的语义扩展空间。而汉语“爱”通过与“怜”“惜”等词的语义竞争,逐步吸收其情感表达功能(如“爱怜”“爱惜”的义项融合);

(2)历时演变中的语义分工。古汉语“爱”与“仁”存在语义交叉(《礼记》:“仁者爱人”),伦理化过程促使“爱”发展出社会化义项。俄语 любить则受基督教 агáпe(圣爱)概念影响,更多保留个体情感维度;

(3)形态手段的制约。俄语通过前缀派生出 возлюбить, полюбить等形态变体实现语义细分,而汉语通过复合词扩展(如“钟爱”“溺爱”)和语境吸收(如“爱哭”表倾向性)实现语义增殖,这种差异导致

“爱”的共时语义密度高于 любить。

上述分析表明：汉语“爱”通过隐喻扩展和语义吸收机制，形成了跨情感、伦理、认知域的复杂网络；而俄语 любить 在保持情感核心义的同时，通过形态手段实现语义分化。这种差异本质上是分析语与屈折语类型特征在词汇层面的投射。

结语

俄语动词 любить 和汉语动词“爱”均属情感范畴的核心词汇，但二者的原型语义指向存在本质差异。俄语 любить 以“情感偏好”为原型意义，而汉语“爱”则根植于“情感施予”的主动性特征（《说文》释“惠也”）。本文基于莫斯科语义学派的系统性描写框架与认知语言学隐喻理论，对比分析了两者的多义网络结构。研究发现：二者的词义扩展均以情感域为基础，通过概念隐喻（如“情感即纽带”“关怀即滋养”）与转喻机制实现语义增殖；但汉语“爱”通过历时语义泛化，延伸至社会伦理规范（如“兼爱”）与认知偏好表达（如“爱琢磨”），形成跨域复合语义网络，其概念覆盖广度远超俄语 любить。词汇系统的补偿机制（如俄语 обожать/ценить 与汉语“怜/惜”的语义竞争）与语言类型特征（屈折语的形态派生 vs 分析语的复合构词）共同塑造了这种差异：前者制约了 любить 的语义边界，后者则促使“爱”通过语境吸收实现语义密度提升。这一对比揭示，情感动词的语义演化既是认知规律的作用，也是语言系

统自组织与文化模型共同驱动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胡裕树, 范晓. 动词研究 [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5.
- [2] 丰竞. 现代汉语心理动词的语义分析 [J].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01): 107-111. DOI: CNKI: SUN: HBMS.0.2003-01-028.
- [3] 王文斌, 徐睿. 英汉使役心理动词的形态分类和句法结构比较分析 [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5 (4): 22-29.
- [4] 王洪明, 2016.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释义理论及应用 [J]. 中国俄语教学, (1): 31-38
- [5] 张红, 2016. 俄汉心理动词语义—句法对比描写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6. 现代汉语词典 (第七版)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7] 王钢, 2016. 论阿普列相的词位分析性注释 [J]. 中国俄语教学, (2): 58-62
- [8] 陈平, 2012. 古汉语心理动词词义演变研究——以《世说新语》和《南齐书》为例 [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 [9] 兰艾克, 2016. 认知语法导论 (上卷) [M]. 黄蓓,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0] 霍·奥丽佳, 2018. 汉俄语言心理活动动词对比研究 [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